

人们都说汉阴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厚重，红色基因浓烈。因为在汉阴，有史以来三贤杰，武推开国三将军，文上还有过许许多多影响的人物。

《汉阴县志》载：仅明清两朝汉阴就出了21位进士、91位举人、331位贡生。究其原因：一是来汉任知县通判的大多是进士举人等饱学之士；二是湖广移民带来了好的向学风气；三是全县上下通办教育，乡绅贤达热心助教，一时间在校学生占到总人口的10%。

特别是出生于汉阴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一母同胞三兄弟”皆为北大名教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先生沈士远，庄子专家人称沈天下；二先生沈尹默一代宗师，书法文学大师；三先生沈兼士国学大师，音韵档案学家。特别是书法泰斗沈尹默，中国四大著名书名的题写者，有人称为“八百年第一人”，他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创者，他的那首《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都没有靠着

简单几行字，道出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追求民主独立自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还有，春秋时期与孔子高徒子贡儒道哲辩的抱瓮丈人；远赴广东出任东安县令，兴文重教的卜同；以官兼教，执政清廉，“离任时，百姓卧辙挽留”的茹金；西安碑林、钟楼、华清池、草堂寺等多处名胜匾额题书者亦是农民书法家汉阴人沈兰华先生……如此等等，无不彰显着汉阴文脉兴盛、源远流长的前世今生。

汉阴不仅历史文化厚重，红色基因更为浓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的将帅中，就有何振亚、沈贤、杨弃三位汉阴籍将领。

1936年8月13日，何振亚、沈贤在原紫荆乡成立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她的前身主要是由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所属的陕西警备二旅旅长李承先几次起义人员相继会合组成的，以何振亚部为基础的陕南游击纵队。1935年冬至1937年春，这支部队在秦岭南麓的汉中、安康、商洛结合部近十个县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战速峰岭、攻毛坪坝、破太平寨、打涧池铺、歼灭安康保安队、夜袭洋县弹药运输队……进行大小战

“金漆”流光

□ 胡家虎

在陕西南部，秦岭与巴山的怀抱中，静静地躺着我的故乡——安康。古时她被称为“金州”，因汉水流城盛产金沙而得名。在这片青山绿水环绕的土地之上，还有另一种特产资源——生漆。据《安康地区志》载，安康地区位于漆树分布区域中心，是漆树发源地。安康出产的生漆质量上乘，其中尤以平利牛沟一带的“牛木漆”和岚皋的“大木漆”作为朝廷贡品而闻名于世。关于平利的“牛木漆”还有一段传奇故事。相传，一头石牛曾在汉江河中镀金身，随后上山为祸乡里。幸得女娘娘劝导，金牛遂将自己的牛毛与乳汁化为漆树，以此作为对当地百姓的补偿与馈赠。

如果说“金州”是因金沙而得名，那么“金漆”之名则源于这片土地上的优质生漆。早在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就赞誉：“今梁州（即安康和汉中地区）漆最为上乘。”五代时期韩保升也指出：“漆树以金州者为最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漆树人多种之，以金州者为佳，故世称金漆。”由此可见，安康的“金漆”自古以来便享有极高的声誉。因此“金州贡漆”成为皇家贡品，这在《唐书·地理志》《寰宇记》《陕西通志》《兴安府志》等古籍均有记载。

然而，随着“金州”之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提到“金漆”时，往往联想到的金漆镶嵌工艺，金属与漆在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结合，而非源自古金州的优质漆料。而今的安康人也更习惯用朴实的“土漆”来称呼这曾经耀眼的“金漆”。安康的金漆有着“好漆胜似油，照见美人头。搅拌琥珀色，提起吊金钩”的品质。然而，割漆却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过去安康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可以感受到漆农的辛劳与无奈：“六月三伏天，这山转那山，累得我漆匠汗不干，越想越凄惨。”每逢六月三伏，漆农们便顶着烈日，穿梭于山林之间，汗水浸湿了衣衫，只为换来一桶桶供家庭的漆液。漆农的收益微薄，山林间虫兽多，割漆过程充满了危险。此外，漆树含有漆酚，接触后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安康人也称之为“漆瘡子”。早些年，对于这种过敏症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漆农们只能默默忍受。因此，民间歌谣常唱道：“九月是重阳，乖姐劝小郎，年来莫把漆上盘，不如种个庄。多种几亩田，我们好生盘。半年辛苦半年闲，一年当几年。”“漆农苦，漆农愁，好比江水向东流。江水滔滔有尽头，漆农苦愁何时休？”新中国成立以来，漆农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生漆由国家商业部门统一收购，主要销往广东、福建、山东等地区，少量销往汉口、上海等中转地。还有部分生漆通过外贸渠道销往东南亚、日本等地。改革开放后，安康地区漆树面积迅速扩大，产量稳步上升，生漆产量

□ 曾发高

县志中的『人文汉阴』红色汉阴

斗战役二十余次，该部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二百余人。到1936年12月，中共西北特支将这支部队交给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西安事变后正式编入红十五军团；“七·七”事变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自此东渡黄河，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何振亚、沈贤、杨弃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参加革命到创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再到正式编入红十五军团，在陕南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坚持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安康的成功典范，周总理在“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即西救会”上就曾肯定到“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

所以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既是汉阴和安康的骄傲；更是陕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骄傲”。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仅土地革命时期，汉阴境内参加红军的就有800多人，其中的100多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游击队，80多人参加了红七十四师，500余人加入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为更加深入地挖掘开发县志中所记载的红色文化资源，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十几年来，汉阴县委确立了“挖掘弘扬传承三个‘红色文化’”的整体部署，历届领导非常重视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先后二十余次派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组，对原有文史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分赴北京、天津、辽宁的大连、沈阳、凌海、盘锦；甘肃庆阳、西峰、庆城、华池；山西平型关、代县、长子、阳城、武乡；山东曹县、新疆哈密、陕北延安、吴起、甘泉；安康汉滨、宁陕、石泉、平利等地，经过近十五年的艰苦细致收集，共征集到图片史料600余幅、文字史料500多万字、影像资料88个片段、实物史料22件，为史志编修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梳理编辑了《三沈专辑》《三位将军专辑》和《革命烈士罗少伟》等地情专著，以缅怀先烈、鉴效先贤，为展示汉阴的文化底蕴，传承红色基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也跃居全国之首，漆农的辛苦得到了回报。

金漆的辉煌与漆农的辛劳，共同书写了安康的漆文化。我的爷爷虽不是漆农，但会木匠的手艺，所以与漆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床架柜子，他对漆从选购到涂刷每一步都极为讲究。他漆过的家具，用别人话来说那就是“溜光锃亮”“跟个镜儿一样”。爷爷深知，漆的质量直接影响木制家具的美观与使用寿命。记得小时候，每逢周末回老家，我总能看到爷爷在那间木工房里忙碌着。一堆木料在他的巧手下，渐渐从零散的部件变成了严丝合缝的家具。当家具通过榫卯结构组装完毕后，便是上漆的环节了。上漆的过程比较烦琐，尽管如今我已无法准确回忆起每一个细节，但仍依稀记得其中几个关键步骤：首先需要刮腻子、打磨，期间似乎还要先上一层底漆，最后才涂刷面漆。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那是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爷爷漆好的八仙桌放在房屋里迟迟未干。我出于好奇，试图将它搬到太阳下去晒来加速干燥，却被爷爷制止。他告诉我，晒过后面漆会开裂，只有在阴凉的地方自然阴干才能保持漆面光泽。

我上中学后，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到来，机器生产的家具逐渐取代了手工制品。爷爷做木工的机会也少了，偶尔发了兴致时才会制作一两件。与此同时，化工漆也凭借其低成本和便捷性，成了市场的主流，而土漆价格相对昂贵，市场占有率少，不容易购买。因此，爷爷偶尔也会使用化工漆，但每当提到漆的选用时，他总是嘴里带着些许埋怨，嘟囔着“还是土漆好”。在我看来，土漆不仅仅是一种装饰，也是时间的见证者，是漆农和匠人心意的传递。每一滴漆的落下，都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每一次打磨，都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爷爷已离开多年，但他用心土漆涂抹的家具，依然承载着那那份匠心与温暖。

如今，虽然化工漆主导了市场，但安康的土漆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一份光辉。它既是光鲜亮丽的“金漆”，也是每一滴都承载着人们心血与历史印记的“土漆”。最近，我偶然在《农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用漆在燥热及霜冷时则难干，得阴凉，虽寒月亦易干，物之性也”，让我瞬间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土漆与木头混合气味的炎夏夏日。在脑海里，我仿佛看见爷爷在木工房里忙碌的身影，他那份恒久不变的匠心精神，以及推刨拉锯时熟练而有力的动作，一切都历历在目。

这山水在这方蓝天上待得太久了，吸日月之精华，受天地之氤氲，生出了好些奇观。且不说神仙洞、仙人洞这些洞天福地，也不论庙宇、观音堂这些人文景观，单是鸡冠石、人体石、鱼石之类的奇石，就能让人一饱眼福。先说鸡冠石吧。在小金河中段一个叫小营的地方，一座山岭细细长长地伸过来，伸过来，

知往 鉴今

携带书香回家乡

□ 王庭德

每一次回到家乡，走过多少路，看过多少风景，家乡的草木有着一股不一样的清香，散发在芳草丛，小路边，河坝里。家乡铜钱关，于我来说，像是一条看不扯不断的线，牵在梦里，萦绕在书里，在文字里。

铜钱关地处陕鄂边界，为秦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镇内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尚都农耕文化体验馆、竹文化广场、龙潭瀑布、楚长城遗址等，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省内外游客前往观光旅游。

回首往昔，我的认知只在家乡之内，为了能生存下来，我走出家乡以外，漂泊在城市与家乡之间，长期在山城安康居住，在市残联领导的协调下，在安康城南有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算是飘零的小鸟在城里有了舒心的心灵小巢。

但在心里，家乡是我的根，身上流的血液像家乡的河流一样涓涓流淌。今年我有幸两次回家乡，再一次亲近故乡的热土，我的眼泪簌簌流淌。我只想用手中心一支笔推介家乡，也希望诸多文友手中的笔，宣传家乡，把家乡这样一个待字闺中的朦胧面纱缓缓掀开，让她的无穷魅力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屈指算来，我离开家乡铜钱关已有20年整。那是2004年的6月2日早晨，蒙蒙细雨中

人在 旅途

烟火向星辰

□ 卢慧君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站在这岁末年初的节点上，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感慨万端。我是一砂粒，也可点石成金；我是一片瓦，也可遮风挡雨；我是一块砖，也可支撑大厦千万间。在璀璨的烟火下，把梦想化作缕缕思绪，精心编织新年美好的愿景。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不经意间，人生跟跟跑跑，一路修修补补，走过了天命之年。这些年来，总仗着自己年轻，经常熬夜，透支体力，结果去年身体向我亮了红灯。我时常感到身体疲惫，记忆力、视力也严重下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要注意休息，慢慢恢复，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意义。的确，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一切。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一定要加强锻炼，科学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练出一身强健的体魄，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享受工作的快乐和生活的乐趣。

努力学习，追光前行。互联网时代，可以用

带着离愁别绪，踏上了去往异乡的班车，这次扭头一走，意味着我与家乡的纽带又一次割舍开来。

在这之前，我在家乡当新闻通讯员，写下100多篇关于铜钱关的新闻报道，并连年受到当时旬阳县委宣传部门的表彰奖励，当地政府按照我所见报的稿件篇数，给予可观的经济和物质奖励，使我坚持写作，笔耕不辍，有了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在家乡当报道员的时候，迎来了三秦都市报作家陈奋翔先生的关注，专程从西安过来，并在当时旬阳县残联的陪同下前往铜钱关采访，写出了长篇人物通讯《王庭德的高远志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市慈善协会的好心撮合下，才得以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先后在安康汉滨区和西安的电子企业上班，兜兜转转，还是离不开和书本文字打交道，最终在安康市图书馆得以谋生。

因为平凡，所以经历。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漂泊的路上，我没有忘记家乡的养育之恩，也一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西安电视台专程让我带回家乡拍摄采访，三秦都市报、华商报和安康日报等众多媒体，以及安康众多文友相继来铜钱关，我的出生地采风。

阳春三月，安康一众文友前往铜钱关镇五

日新月异来形容这个社会变化之快、之大。不久前还在人们幻想之中的事物，转眼就变成了现实。尤其是即将来临的人工智能，都会深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购物、出行、医疗……都将在网上进行。时代的列车飞速前行，我有种随时被扔下车的危机感。作为一名70后，虽不算老，但也绝不年轻，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兴趣已明显减弱，尽管我一直未曾停下过努力追赶的脚步，但也只能是满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需求。我希望新的一年，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有一个大的突破。

家校协作，共育英才。今年，我教的是六年级，这很可能是我教学生涯中带的最后一届毕业班了。这届学生，接受的信息比往届学生更加广泛，个性更强；家长年轻，有文化，对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也在不断地学习、调整、适应、改变，在他们身上花费的心思和精力也最多。几年来，这些学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他

龙湾参观采风，采访我的家乡出现的中国好人杨厚根，文友们纷纷写出了一篇篇美文佳作，在省市报刊文学栏目频频亮相，极大地提升了家乡铜钱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时隔两个月后，家乡领导主动发出邀请，希望通过组织的出面邀请，让安康众多的作家朋友们前来采风、观赏国家级第三批传统村落——旬阳市铜钱关镇七里村、湛家湾村、万福村，在时光穿梭中感受静谧之美。

众人欣赏完三个国家级传统村落，都不由自主地感叹，此行不虚！人生无憾！留恋在传统民俗古村落中，让古老的村落在文友的笔墨之间焕发新的生机，精美诗文仿佛赋予了古村落新的生命。而故乡给了我一份悲悯的情怀，让我关注世间的聚散离合人生百态；家乡给了我写作的爱好，让我倾情于大自然的山川草木风雪月，歌赞于那些种种的至真至善至美。

家乡给了我精神的财富，两次采风让我这个久居此地，飘零城市的读书人，给家乡注入了一丝书籍的馨香，因为两次故地重游，不管是中国人杨厚根，还是家乡的接待美女领导，都不由自主地对两部拙著——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和诗歌集《心灵的灯盏》念念不忘，给予高度赞誉！让我心怀感激与感恩。正因为书香浸润了我，但各级党委政府给予了我太多的荣誉——“省残疾人优秀作家”“陕西好人”“陕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第四届安康市道德模范”，首届安康市“自强不息好青年”等等荣誉称号，让我在前进的路上信心百倍。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即使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村落，我们心中永远都会有家乡的概念。据说世界上有流浪民族，那种到处漂泊的人，没有家乡，一定会像没有根一样孤独，家乡是我的书中永不褪色的图画。

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懂得家长对子女给予的厚望，我将在家校协作，共育英才方面开创新局，真切希望学生们个个都能像金蛇一般灵动，充满智慧，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

发挥特长，多写好评。前段时间，知名作家、省散文学会秘书长翼鹏先生让我把2024年度发表、出版和获奖的信息发给他。我知道，2024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写作上有所懈怠。2025年，我将发奋努力，在安康的散文作家做好服务的同时，勤于练笔，写好作品，为宣传生态宜居美丽的新安康不懈努力。

力推全民阅读，不负“阅读推广人”之名。近几年来，我一直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安康而努力。2024年，我倡议鼓楼小学师生为山区留守儿童捐赠了1000余册价值2万余元的图书，组织学生参加了市图书馆举办的系列活动，被市图书馆评为“优秀文化志愿者”，且被聘为“阅读推广人”。新的一年，我将不负众望，砥砺前行，带着我的课题成果，到边远山区送阅读、送写作，让阅读走进需要的学生、家庭中去。

走出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趁着现在还能走走，多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拓宽视野，探索和发现新事物，感受日新月异的新风貌。在祖国山川秀美的大地上，留下一介园丁的厚重脚印。

此时，在新年的起点上，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山河无恙，人民幸福安康。愿新的一年，烟火向星辰，所愿皆成真。

乡土 风物

老家石磨叫白虎

□ 潘斗应

老家的石磨叫白虎，白额睛睛的白，母老虎的虎。名字威勇猛，散发着王者气息。

儿时，谁的门前右侧卧有白虎，相当于挂了一块家道殷实的招牌。我家偏偏没有这块招牌，因此，好强的母亲常拉着个脸，数落父亲无能。也难怪，全家8口人一日三餐的玉米珍都是靠母亲用一合小石磨加工粉碎，费时费力。小石磨因直径只有一尺左右，故又称“手把磨”，或“尺把磨”，轻薄小巧，效率低下。母亲左手喂玉米，右手推拉磨子，第一遍磨出来的是粗碴碴，棱角分明，难煮更难下咽，经三次研磨筛滤后才是成品玉米珍，不过老家小道河人习惯叫它玉米珍。

金黄色的玉米珍下锅煮饭，香糯易嚼，养胃也养身。

我母亲常常推磨到深夜，我几次搭把手给母亲助力，哪料越帮越忙，个小胳膊短，衣襟被玉米粉扫得满地都是。这种小石磨的特征就是欺软怕硬，只适合加工泡软的大豆做豆腐。真正称得上白虎的，是那种可三人合推的大石磨，动若奔雷，别说磨玉米珍了，就是磨小麦面粉也不成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巴山深处，可谓

粮食加工的王牌设备了。面对母亲无休止的奚落、埋怨，脾气暴躁的父亲终于在一个夏天的黎明时分打着手电筒悄悄出发，傍晚回来时，父亲像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因为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脊背微驼的高个子石匠。

石匠姓石，职业与姓氏合二为一。他的手艺精湛，在十里八乡享有盛誉，父亲翻山越岭跨进汉江才把他请来的。

半月后，我家有了一副崭新的大石磨。它取材于岚皋小河道中的一块大青石，上半截立在河中央，下半截深插河床，像块界碑。父亲带着石匠爬遍了屋后的两座山，最后来到河边，才发现它的。石匠眼睛一亮，奔了过去，扬起锤子敲下一小块石渣，放进嘴里细品，那样子像是神农辨药尝百草。石渣在嘴里释放出淡淡的甜香味儿，石匠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从工具袋里掏出锤头，戴上圆边眼镜，专注地打磨起来……

完工后的大石磨，青褐色，雄浑厚重，散发着似有似无的隐隐白光，它外观条纹清晰流畅，硬朗活泼。上片与下片磨合部位雕刻出的条纹齿，呈五行八卦图案，精深奥妙，让人叹为观止。

金寨奇石诗意浓

□ 吉隆安

竟然伸到了小金河的水中，那水只好绕过去，形成了一个大大的“V”字。奇怪的是这条细细的山梁，实实在在是一只鸡的脖子，伸进水中的山包，明明是一个鸡脑袋么！不信，那山包上高高叠起的鸡冠石就是佐证：一块三尺见方的青石，静卧在鸡脑袋上，上面又依次叠着三块约一米见方的石头，及至顶端，却是一块和底座不差多少的巨石，巨石边缘还呈锯齿状。活灵活现的鸡头鸡脖子，再加上这尊丈余高的鸡冠，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这尊鸡冠石，看了的人都说悬乎呀，猜不留神，它或许就会轰然坍塌。可是，一代又一代人，看到它一直是这个模样，平衡着，挺起着，俯瞰着祥和的金河水，聆听着人世的更迭。

神仙洞里的石人，那才真是上苍的杰作呢。神仙洞是歪头山溶洞群中最为出名的一个，洞口高大宽阔，一股股白雾蒸腾而出。十几

人举着火把鱼贯而入，经过了秧田坝，莲花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前面的人猛然发出一声惊叫，众人围上去看时，实实在地惊了一跳：光溜溜的洞壁上，两根白石钟乳，像极了盛开的鲜花，逼真程度这里自然不必细说，众皆哑语。

我们再来看看鱼石吧。有一条名曰“神泉沟”的大沟，沟口的金河水中就静卧着这默默无闻的鱼石。这块巨石，中间宽，两头窄，长约三丈有余，中间宽有丈余。头部呈菱形，有三个台阶，可攀爬而上。尾部细长，末端分出两瓣。它静卧在河床中间，使得水流从尾部分开沿着两侧而下。远观此石，酷似一鲸，叫它“鱼石”再形象不过了。谁说不清鱼石在这里躺了多少年，它或许看到过秦汉时的明月，倾听过唐宋时的丝竹。这是一条智鱼。它不向往大江大河的繁华，也不羡慕大海的辽阔，只愿静卧在这大山一隅，洞察世事沧桑。

这些奇石，是上苍赐给金寨的宝物。金寨不过是上帝随手撒下的一粒豆子，滚落在旬阳市的最南边的角落。我生于斯，长于斯，已是四十余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之于我总有无尽的情愫。走出您的居室，您会发现周围的景观也会是何等的神奇呀！

